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19

非宾格化与非作格化视角下的 双及物构式意义^①

谢亚军^{1,2}

(1. 湖南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2. 湖南商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非宾格化削弱了主语的施事性,也让谓语表征为结果或终止状态,并驱动隐含的第二层次主谓结构所表征的存现意义呈否定状态。非作格化强化了第一层次主谓结构的动作性特征,并驱动第二层次的主谓结构呈常规的存现意义,由此证明了双及物构式的意义是左向或右向传递。予取的双向性可以共存于同一双及物句,但予取的内容不一定是物质性的实体。物质性实体或非物质性实体的双向传递,可以概括为双向的损益关系,这就是双及物构式的意义。

关键词:双及物句;非宾格动词;非作格动词;损益关系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106-07

Meaning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accusativization and Unergativization

XIE Ya-jun^{1,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2.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lexical or syntactic means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which are ambiguous in giving or taking can be clarified as a result of unaccusativization and unergativization respectively. Unaccusativization weakens the agentivity of subject and profiles the predicate to be a result or final state, which, as a result, drives the implicit predicating structure to assume a negative existential structure. Unergativization strengthens the activity displayed by the predicate and motivates the implicit predicating structure to assume positive existential structure. In this way the meaning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can be proved to be either leftward or rightward transfer, whose reliability can be testified by the use of giving and taking verbs. What is given or taken may be either physical or nonphysical, in this case, bidirectional transfer of benefit and cost can be concluded. Such is the meaning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unaccusative verb; unergative verb; cost-benefit relation

引言

双及物构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是X+V+Y+Z格式的结构式,其中X、Y、Z是名词成分,分别充当主语、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动词V可以是二价动词,但是一旦进入双及物构式就成为三价动词,并具有“给予”义,表示X intends to cause Y to receive Z by V-ing^{[1]38,[2]20},比如Sally baked her sister a cake,表示“Sally烤了一张饼给妹妹吃”,二价动词bake在双及物构式中与三个名词搭配,并获得了“给

① 收稿日期:2014-01-16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WLH35)

作者简介:谢亚军(1974-),男,湖南双峰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予”义。

但是,能进入双及物构式的动词,并不总是产生“给予”义。徐盛桓(2001)发现“有些动词是使收受者受惠的,有些并不受惠,有些还要招损”,所以分别称为“(正)给予”、“零给予”和“负给予”^[3]。“零给予”和“负给予”动词进入双及物构式不能产生“给予”义。

Goldberg认为,部分动词决定了双及物构式的核心意义,其余动词分别决定双及物构式的多种边缘意义^{[1]38}:(1)施事成功地致使与事接受客体(核心意义),如 give, throw 等;(2)某些必须满足的条件暗含施事致使与事接受客体,如 guarantee, promise 等;(3)施事致使与事不能接受客体,如 refuse, deny 等;(4)施事致使与事在未来某时间接受客体,如 leave, bequeath 等;(5)施事致使与事有可能接受客体,如 permit, allow 等;(6)施事希望能够致使与事接受客体,如 bake, make 等。

在汉语中,陆俭明首先区分了“给予”类动词和“非给予”类动词,然后再将后者分为6类,分别对应各自的构式意义^[4]:

- (1)施事有所获取,如吃、搬、盛、穿、得、调;
- (2)与事、受事有所获取,如表扬、安插、安排;
- (3)与事受益,如改、改正、纠正、修;
- (4)与事有所损伤,如打/打破、罢、踩、拆、拆除;
- (5)施事、与事均有所得,如采购、采用、承担、出版;
- (6)施事有所得,与事有所损伤,如霸占、拔、铲除、抽查、查、逮。

根据上述方法得出的构式意义,只对小范围的动词适用,却不适用于全体双及物动词,更不具有语际兼容性。所以,这种做法降低了构式语法以及构式概念的有用性,因为构式语法以及构式概念的合理性就在于能够分担词汇在构建句子意义中的作用。

细审上述分类的原则,我们发现 Goldberg 关注的是“给予”的条件、时间和现实性等^{[1]38},如果条件、时间和现实性都具足,双及物构式具有核心“给予”义;如果条件、时间和现实性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不具足,就没有现实的、当下的“给予”,而是“零给予”、“负给予”^{[3][5]}或潜在的、未来的“给予”。陆俭明(2002)归纳的基础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授受关系,即“给予”与“取得”关系。所以,上述两种分类都是围绕“给予”来进行的^[4]。

为了不受“给予”的影响,我们可以暂时回避它:既不考虑“给予”类动词,也不考虑“取得”类动词,而从汉语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予取不明的动词出发,首先弄清楚在解歧过程中确定“予”和“取”的条件,在初步确定双及物构式的意义之后,再用“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分别测试初步确定的构式意义,并在测试中对初步确定的构式意义进行调整,使之具备一般性和普适性,并最终确定为双及物构式的意义。这样做的依据是,“给予+取得+予取不明”三者之和具有周延性,彼此之间具有互补性。

1 汉语中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及其解歧条件

1.1 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

汉语中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是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句子,一种表示“予”,即客体右向转移,另一种表示“取”,即客体左向转移,比如:

- (1) a. 甲借乙一本书。
- b. 甲租乙一间房子。
- c. 甲赁乙一个柜台。
- d. 甲贷乙一万块钱。
- e. 甲上乙一门课。
- f. 甲换乙五十斤大米。
- g. 甲分乙一碗汤。

为了化解上述句子的歧义,可以分别添加过去时间状语和未来时间状语,如:

(2) 甲昨天借乙 100 元钱。

(3) 甲明天借乙 100 元钱。

卢建(2003)的统计数据表明,(2)有 31 人(77.5%)理解为取得,9 人(22.5%)理解为给予;(3)则只有 1 人(2.5%)理解为取得,39 人(97.5%)理解为给予。与无标记予取不明双及物句“甲借乙 100 元钱”(取得与给予之比是 24:16,分别占总数的 60%和 40%)比较,(2)取得义的理解值增加了 17.5%,而(3)取得义的理解值却下降了 57.5%。

如果将“昨天”换成完成体标记“了”,也具有相同的解歧功能,如(4):

(4) 甲借了乙 100 元钱。

相反,在加“给”之后,则表达给予义,如:

(5) 甲借给乙 100 元钱。

所以卢建认为,可以将“给”和“了”看成是负载语义信息的标签,即“给”表示右向移动,“了”表示左向移动^[6]。

1.2 对解歧条件的解释

时间名词“昨天”是一个指示语(deictic term),它把说话人的说话时间和听话人的听话时间定位在“借”这一动作之后,听话人听闻到的是一个过去事件,过去事件留给听话人的是结果或终止状态,相当于存现构式(existential),而较难回溯动作发生的过程(我们是从概率上来分析,这体现为卢建统计数据中明显的倾向性^[6]),正如一列火车驶过之后,我们看到的只是最后一节车厢在远处所呈现的小黑点,却看不到车身。

由于“借”本身是予取不明的,我们可以暂时忽略词汇意义,而用存现构式的构式意义来描述句子意义。“存现构式”可以顾名思义,表示“存现”,可以通俗地表达为“有”^①,也包括否定性质的“存现”,即“没有”。对于(2)来说,“昨天 V”所留下的结果或终止状态是“(现在)有”,即“甲(现在)有乙 100 元钱”,当然这只是(2)意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意义我们留待下一节来分析。

相反,想象一个未来事件,就像看到前方迎面驶来的列车,首先看到的是车身(“车身”比喻“过程”),只有当列车驶过之后才能看到车尾(“车尾”比喻“结果”)。所以对于(3)来说,“明天”让人想到某事件会在将来发生,但尚无结果或终止状态,所以突显的是过程(同样是从概率上来分析),可以表达为“甲做某事”。“做”是“借”的上义词,更笼统,因为“借”的词汇意义暂时被忽略。

同样,体标记“了”也抑制事件的过程,而只让结果和终止状态成为被突显的侧面(profile),所以与“昨天”的作用相同。与此相反,“给”附在“借”之后,强调的是主体的动作(即过程),而不是主体承受的结果或终止状态。

我们的分析可以理解为对动词的非宾格化(to unaccusativize)和非作格化(to unergativize):“昨天”或“了”增强了动词的非宾格性,“明天”或“给”增强了非作格性。

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和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在事件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互补性,两者之和是一个完整的及物过程^[7]。比如,“砌”是及物动词,指工匠有意地从事某土石工程,当工程完成之后,某建筑物就永久地存在了。如果我们截取“砌”这一事件的结果或终止状态,该及物动词就被非宾格化了^②,即以存现句形式存在,如“院子里砌了一个花坛”,“砌”的施事、动机、所用工具等都被抑制,即不成为侧面,在读者那里唤起的是一个完工了的花坛存在着,即“院子里有一个花坛”。这一终止状态的前期阶段,则可以用非作格动词表达,比如“工匠进场”、“工匠劳作”等。

在(2)和(4)中,“昨天”和“了”降低了“甲”的施事性,也使动作“借”体现为结果或终止状态,即

① “有”是一个歧义句型,既表示“存现”,也表示“拥有”,分别对应英语的 there be 和 to have,前者构成存现构式,后者表示拥有关系,此处专指前者。

② 终止状态对应非宾格动词,而过程本身对应的是非作格动词,这一对比刚好和汉语“有”的两种歧义对应(见脚注 1):there be 是动作完成后的终止状态,在时间轴上是无边界的(atelic),这种状态是存现句的描述内容,而 have 不是终止状态,具有非作格性特征,在时间轴上是有边界的(telic)。

“甲(现在)有乙 100 元钱”,表达的是存现句(亦即非宾格句)的意义;相反,在(3)和(5)中,“明天”和“给”增强了“甲”的施事性,也使“借”的动作性特征被强化,即“甲做某事”,表达的是非作格句的意义。

非宾格句和非作格句的特征及其意义是语言学同行所认可的,“昨天/了”和“明天/给”分别增强了及物动词的非宾格性和非作格性也是合乎逻辑的语义结果,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双及物句语义推导的基础,在下一节中还将继续使用。

2 隐含的非宾格结构与构式意义的初步确定

上面我们所分析的只是双及物构式的结构意义特征的一部分,其实双及物构式还隐含了另一个非宾格结构,同样具有存现句的特征,表达“有”或“没有”。

Oehrle 指出,双及物句的与格是拥有者,它和客体(theme)的关系是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的关系,所以具有非宾格结构的特征^{[8]206},比如在(6)a中隐含了 The students have French,这就是被隐含的非宾格结构(亦即存现句),而(6)b则没有这种隐含:John 虽然教了,但学生们可能什么也没学到。

(6)a. John taught the students French.

b. John taught French to the students.

Oehrle 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比如 Larson 认为,在图 1 中,移位前的 send 是非宾格动词^[9]。

与此类似,Hooi Ling Soh 通过汉语副词“各”的出现规律证明了与格与客体之间有一个隐藏的存现动词^[10],该存现动词与客体在同一个 VP 边界内,并可被“各”(GE)修饰,如“他送了那三个人各一本书”隐含了“(三个人)各有一本书”,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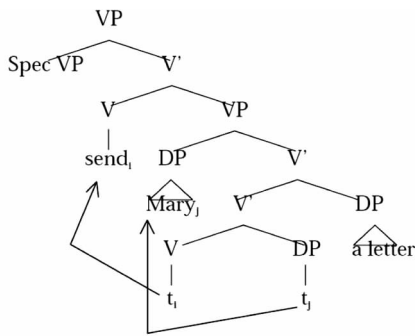


图 1 Larson(1988) 对该书例 26 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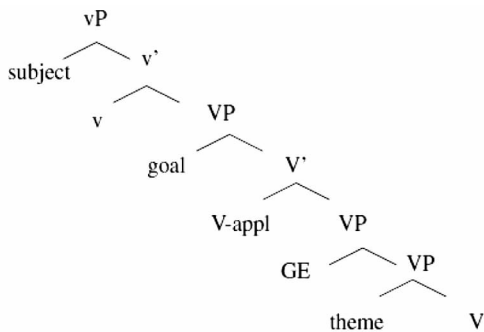


图 2 Hooi Ling Soh(2005)的图 27

上述四种分析均揭示了双及物句的结构特征,即双及物句包括两层主谓关系,第一层是显性的(我们在上一节中已讨论),第二层是隐性的非宾格构式。这种观点在 Marantz 那里也得到证明,Marantz 认为双及物构式比与格构式多一层 VP^{[11]113}。

在子句的结构成份中,主语最突显^{[12]112},是语义关系传递的起点,谓语动词为传递过程提供动力^{[13]90},所以,及物性系统的语义关系总是从第一个 NP 传向第二个 NP,再传向第三个 NP^{[14]86},这是无标记的子句语义结构。当“明天”或“给”强化了动词的非作格性特征的时候,主语的施事地位被强化,即传递的起点地位被强化;谓语的动词性特征被强化,即传递的动力被增强。所以,无标记的向右传递也被强化。当“昨天”或“了”将动词非宾格化了的时候,主语的施事地位被抑制,即传递的起点地位被弱化,谓语动词表示结果或终止状态,所以不能提供语义传递所需的动力,传递过程就会发生逆转。对(2)和(4)来说,第一层主谓关系表示“甲(现在)有乙 100 元钱”,由于传递过程发生逆转,在第二层主谓关系中,“乙”和“100 元钱”之间就是否定的存现关系,即[-HAVE],表示“乙没有(=借出了)100 元钱”,如图 3。“乙”和“100 元钱”之间的否定存现关系是第一层主谓关系被非宾格化所驱动的,即第一

层主谓关系中谓语表示“有”,驱动了第二层主谓关系中谓语表示“没有”^①。

对(3)和(5)来说,第一层主谓关系表示“甲做什么”,甲的施事性特征被增强了,谓语的動作性特征也增强了,右向传递的结果使得第二层主谓关系,即“乙”和“100元钱”之间,呈常规的存现关系,即[+HAVE],表示“乙有(=借入)100元钱”,如图4。这也是河水奔流入流的常规现象。



图3 传递过程发生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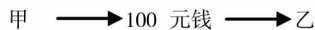


图4 常规的传递关系

图3和图4所表示的是初步认定的双及物构式的意义,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物品在两个参与者之间传递,二是传递的方向互反。

既然传递的方向可以由中性动词(即予取不明动词)在双及物构式中通过非宾格化和非宾格化分别产生,那么,“双向传递”可能是双及物构式意义的一部分,只是这种双向性受到了动词意义的干扰(详见一下节),比如传递的不一定是物质性实体,但干扰不等于“双向传递”不存在,因为词汇义和构式义是句子解读中互动的双方,被干扰的只是互动的方式和所传递的内容不同罢了。下面我们尝试将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分别进行非宾格化和非宾格化,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

3 对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的测试

在上文中,我们选择予取不明的动词,是为了不让词汇意义影响对双及物构式意义的归纳,我们既然发现双及物构式可以表示左向或右向的物品转移,那么就必须要把给予类动词(如“送”)和取得类动词(如“拿”)作为测试材料了。

(7)a. 甲昨天送乙一本书 / 甲送了乙一本书。

b. 甲明天送乙一本书 / 甲送给乙一本书。

(8)a. 甲昨天拿乙一本书 / 甲拿了乙一本书。

b. 甲明天拿乙一本书 / 甲拿给乙一本书。

在(7)a中,“昨天”和“了”将“送”非宾格化,并驱动第二层非宾格结构的意义为负存现,即表示“没有”,传递关系左向移动。但是,语感直觉地告诉我们,句子的意义仍是右向迁移,即“甲把一本书送给了乙”。那么,是不是非宾格化理论出错了?应该不可能,非宾格化理论是可靠的,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第一层主谓结构“甲(现在)有乙X”中的X并不是物质实体“一本书”,而是由“送了一本书”所产生的某种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可能正是甲所追求的,比如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而把书送出去;相应地,乙在获赠物品之后,在常规情况下也会产生另一种心理状态,即亏欠人情的感觉。

所以,(7)a的意义可以归纳为双向对称的传递,既有右向的物质性实体的传递,也有左向的非物质性实体的传递。既然是双向对称的予取关系,我们不妨把它称作双向损益关系,因为物质形态的客体只是损益关系的载体,而心理感受的付出和取得同样属于损益关系,如图5。图5所示同样适用于(7)b。

在(7)a和b中,“昨天”和“明天”、“给”和“了”的功能被中和了,说明我们从予取不明的动词入手是合理的,所得出的结论再在予取明确的双及物句中加以验证,并进一步归纳双及物构式的意义,这一顺序不能颠倒;另一方面,我们的分析也维护了动词非宾格化的语义效果,即非宾格化产生了存现意义(在此句中体现为“甲有了心安理得的感觉”),并驱动语义关系左向移动。当然,对于心理感受的推测和归纳取决于参与者双方的个体差异,即各人的思想境界或动机可能并不相同,而且语境和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实际的心理状态,所以心理状态具有语用意义的特征。在下文的例子中也是如此。

(8)不同于(7)之处在于“拿”是取得类动词,但它同样涉及双向的损益关系,而且“昨天”和“明

^① 这里的“有”和“没有”都与there be(not)应。there句型中非宾格动词的语义差别对应“存现”与“负存现”(即“消失”),如there go(es)可表示“负存现”,表示“负存现”的动词在语义上对应there be not,可以解释诸如“钱包里少了100元钱”这种句子所表达的终止状态。

天”、“给”和“了”的功能同样被中和了,如图6。

图5和图6在损益关系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损益的内容不同,或者说损益的实现方式不同:高尚的人以“予”为乐,自私的人以“取”为乐,这就保证了予取关系具备相同的心理动机:即两者都以“自利”为出发点,有的人以“取”为“自利”的途径,有的人以“予”为“自利”的途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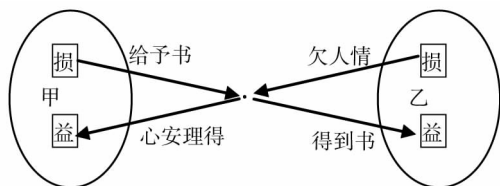


图5 物质性实体右向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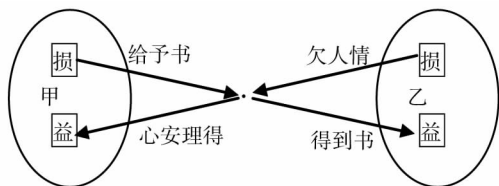


图6 物质性实体左向传递

4 双向损益关系

图5和图6所示的物质性实体与非物质性实体双向传递的观点,对于予取不明动词来说同样适用。比如对“借”来说,不管理解为“借入”还出“借出”,诸如“感激”和“亏欠”的予取关系是必然伴生的,也必然在两个主体之间传递。

双向传递不一定具有物质性内容和非物质性内容的对称性或互补性,相反,双向传递的内容可能都是物质性的,或者说,另一种物质性内容的传递比某种非物质性内容的传递更加突显,并取代了后者在损益关系中的位置,比如对(9)来说,既有物质性内容“一本书”的右向传递,也有另一种物质内容“钱”的左向传递,在“钱”左向传递的同时,也许还有购买者的感激之情的传递,但显然不如“钱”的传递那么突显了。我们对商业交易图式的熟知程度,进一步证明了双及物构式表达双向传递关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为我们在关注“书”的传递的同时,无法无视“钱”的传递,至少“钱”的传递比“感激之情”的传递更具有现实性和可验证性。

(9) 甲卖给乙一本书。

(10) 甲卖了乙一本书。

我们的这一认定对于(10)意义可以很好地加以诠释。例(10)是歧义句,它可以表示“甲把一本书卖给了乙”,也可以表示“甲帮乙卖了一本书”。对于前者来说,右向传递的是书,左向传递的是钱,“钱”和“书”都是损益关系的载体;对于后者来说,右向传递的是服务(即“帮忙”),左向传递的可能是感激,或者别的(如乙可能恩将仇报),也就是说,双向传递的内容可能都是非物质性的。为了能将(9)和(10)纳入统一的解释框架,就必须把双及物构式的意义定义为双向的损益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证明了非物质性内容的确是可以被传递的。这一结论对于非物质性客体名词在双及物句中的意义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比如在(11)中,a kiss是抽象名词(即动词的名物化),a black eye和an attractive skin虽然是具体名词,但在当前语境中分别表示“(打出来的)黑眼圈”或“(整容得来的)美丽长相”。在(11)的三个句子中,右向传递的都是非物质性的,左向传递的既可能是非物质的(如感动、仇恨、报复性的举动),也可能是物质性回报(包括钱)。

(11) John gave Mary a kiss.

Mary gave John a black eye.

The doctor gave Mary an attractive skin. [15]

双向损益关系还能很好地解释陆俭明所归纳的6类“非给予”动词的意义,因为“非给予”只是“非物质性给予”,一旦“给予”可以统括“物质性给予”和“非物质性给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兼容陆俭明^[4]的各种“非给予”动词。

^① “予取”必然对应“损益”,在概念内容上有物质性实体与非物质性实体的互补性存现,甚至纯粹是非物质性实体的交换与损益认定。认知语言学从认知规律和心智特征来解释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语言与心智的界线,或者说语言与心智具有连续性的特征,所以我们在此不拟区分“语言内”与“语言外”。

我们还能避免 Goldberg^{[1]38}提出多种构式义的作法,因为“给予”得以发生的条件、时间和现实性都可以归结为损益关系的条件、时间和现实性。当条件、时间和现实性不具足的时候,“给予”关系被消解了,但是损益关系依然存在,充其量是损益颠倒,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论合理性,因为我们忽略损益的内容和实现方式。

5 结语

以“给予”关系为中心,将适用于双及物构式的动词分为若干次类,再归纳对该次类动词适用的构式意义,这种做法降低了构式语法和构式概念本身的有用性。为了不受“给予”的影响,我们选择了在汉语中较普遍存在的予取不明的动词,用“昨天/明天”和“了/给”等词汇和语法手段可以对予取不明的双及物句进行解歧,即对予取不明的及物动词进行了非宾格化和非作格化。

双及物句在结构上都包含两个主谓结构,第二个主谓结构是隐含的非宾格结构,表达与第一个主谓结构有语义关联的存现状态。如果及物动词被非作格化,主语施事性被增强,谓语提供语义传递所需动力的能力也被增强,语义关系从左向右传递,由此导致第二个主谓结构表征常规的存现意义,即表达肯定性质的“有”;如果及物动词被非宾格化,主语的施事性被弱化,谓语表征结果或终止状态,不再提供语义传递所需的动力,由此造成语义关系从右向左传递,并驱动第二层主谓关系呈否定形式的存现状态,即表征“没有”。所以,双及物构式既可以表征左向传递,也可以表征右向传递。

再用给予类动词和取得类动词对初步认定的双及物构式意义进行测试,发现予取的双向性共存于同一双及物句中,但予取的内容不一定是物质性的客体,相反,予取关系的部分甚至全部都可能非物质性的内容。在此背景下,汉语中的取得义动词、抽象的客体名词以及高级施用成分和低级施用成分的分歧可以通过损益关系的双向性得到合理的解释。

既然是双向的损益关系的传递,那么我们在此谈论“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都是用部分代替整体的一种表述策略。当我们使用这一策略时,“从左向右”是常规的及物性方向^[13],而对于“从右向左”,我们上文给予的解释是隐喻性的。“从右向左”是动词概念结构对双及物构式意义的选择性侧面化,选择性侧面化的结构是另一种传递内容和另一种传递方向成为“非侧面”,“侧面”与“非侧面”的组合实现了双向损益这一完形(Gestalt)。动词对构式意义的选择性侧面化,体现了词汇与构式的互动。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t Work*[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 徐盛桓. 试论英语双及物构块式[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2): 81-87.
- [4] 陆俭明. 再谈“吃了他三个苹果”一类结构的性质[J]. 中国语文, 2002(4): 317-325.
- [5] 刘利民. 双及物构式的“零给予”和“负给予”问题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1): 25-29.
- [6] 卢建. 影响予取不明双宾句语义理解的因素[J]. 中国语文, 2003(5): 399-409.
- [7] 董成如. 汉语存现句中动词非宾格化的压制解释[J]. 现代外语, 2011(1): 19-26.
- [8] Oehrle R T. *The grammatical status of the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D]. Ph. D. thesis. Cambridge, Mass.: MIT, 1976.
- [9] Larson R K.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 19(3): 335-391.
- [10] Soh H L. Mandarin distributive quantifier GE “each”, the structures of doubl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and the verb - preposition distinction[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2005(3): 155-173.
- [11] Marantz A. *Implications and Asymmetries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C]// Sam A. Mchombo. *Theoretical Aspects of Bantu Grammar 1*, CSLI Public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2]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3] Croft W A.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1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st edition)* [M]. London: Arnold, 1985.
- [15] 何晓炜. 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的关系分析[J]. 外国语, 2003(2): 25-31. (责任校对 龙四清)